別集 行狀
附錄

睡隱集

四

是書始名巾車錄乃先生手所題夫巾車固罪人之乘而先生遂取以爲名者何居盖先生執謙卑若罪人然也在先生所自處雖如此在他人則不可況子弟門生可因是損貶之稱而不思其變耶嗚呼我先生所遭罹誠今古罕有之逆境而先生所以處之較然不失於正觀其再墮海九日不食三疏拱 九重四年持一節慷慨從容至誠大義始終烈烈凌霜雪而貫日月質諸天地鬼神而無

殊俗亦知慕義貴[illegible]君[illegible]以[illegible]蘇卿而[illegible]典乃反擠陷下石

絕之不好[illegible]之甚矣當其自[illegible]

[illegible]也感慨作一絕曰千[illegible]詩[illegible]我重後

夜[illegible]看史是非長浮生不是遼東鶴等[illegible]多[illegible]自海上

羊既至海審有答人詩末句亦曰一壺椒醑慰看

羊云爾則先生既已自見其志矣權石洲詩所謂

節爲看羊落書纔賴鴈傳者盖取諸蘇中郎不死

之興誦而匹美之言也由是乃今得與諸益消詳

之改定名曰看羊錄以標先生操執而已至於尚

節闡幽而發揮之則秪俟有道能言之君子云

崇禎紀元後龍集甲午夏 門人坡平尹舜舉謹識

課製　詩　賦　銘　表　議　論　策

此時科程之文晩來代人月課多不可盡載各取二三篇

題廬山高詩後　五言古詩

我愛廬山高秀出南斗間直上幾千仞縮結蒼烟鬟
我愛劉夫子絶跡虎豹關解衣正俗廬洗耳落星灣
萬夫挽不回眇視青雲班築室老山下勝地發天慳
瀑布瞰黃髮五老開蒼顔清風灑六合爽氣彌人寰
壁立萬萬丈[illegible]不可攀斷[illegible]鼓陽子窺豹見一斑
清詩[illegible]似[illegible]高皇公似廬山

萬古[illegible]立懦[illegible]冥氷玉[illegible]子今無往還
江山失勝氣雲物[illegible]清閒遺迹倘可尋藜杖不辭艱

杏園

自古帝王州秦川文物繁曲江官秀麗江頭文名園
園有萬株杏羅立如雲屯艶陽二三月花發蒸川原
清香十里聞樹樹明朝暾探芳貴公子遊冶諸王孫
花韉帶鈌勢寶盖連高軒萬幕合青雲衆樂沸箎塤
低唱送浅斟落蘂盈金樽有時下霓旌宫殿開千門
鈿朶閒花簪玉手争攀援攙攙日邊紅均沾雨露恩
鼕鼓三聲打萬點争飛翻又有新進士綴行出帝閽

[illegible]袍動草色寶馬俱驕爲共破碧桃怨同來芳樹根
宮花暎長條笳鼓爭啾喧物色盡生顏繁華何暇論
世事劇置郵轉頭成廢垣向來游樂地寂寞如荒村
清風落花雨行人欲斷魂憂來藉露涉強歌心煩冤
冉冉征途間何者能長存

五言[illegible]詩

春盤

三微初啓序一氣已更端舊俗傳青采新年薦玉盤
削水蘆菔潤着藍水芹寒春味兼春酌應須盡意歡

哀鸚鵡洲 十韻

萬古傷心[illegible]來吳鸚鵡洲由聞正平[illegible]昔在建安秋

獨鶴隣羣後孤芳忌見猶淸文驚滿世汙瀆不吞舟
黃祖何須責曹瞞亦未優能言終見崇寡識自羅尤
丹穴堪棲鳳滄波可没鷗胡然纏世網不察爲深羞
怨血年年碧長江日日流芳洲名獨在行子不勝愁

吳興病起賞白蓮花　七言古詩

吳興太守簡齋老病起黃紬開晩衙堂前滿意白蓮
花倚風千朶如矜誇欣然爲汝酌一盃一生恩慮無
由邪憶曾花發容邵州超然堂上歌烏紗使君自是
銅駝舊樂事賢士歡無涯朱盤闊履簿領餘熱風五
月飜文蛇碧筩河朔繼避暑玉瓶和露攢瓊葩人間

炎瘴不敢到氷盤圍座徙華奢亭亭玉色照玉山悅
然坐我水仙家淸寒瑩骨酒易銷興闌不覺還棲鴉
歸來藜杖盡生香路上紛紛金背蟲今年夏似去年
夏去年花似今年花只有衰鬢不如故白髮蕭蕭如
亂麻文園一病久況年意緒落盡閑愁加忽逢絕艷
照衰朽素雲滿月相傾斜繩床烏几盡日繁香裹練
帨縞裙無等差平生跌蕩似我無到此辜負尊前華
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勝事堪悲嗟

雪中芭蕉圖

謂和春則胡爲有白雪謂隆冬則奚有芭蕉玉龍

殘甲何蕭蕭紫鳳翠尾何夭夭輞川妙手奪天巧司
徒壯節凌烟霄布被當日臥長街蔀屋歲暮青烟消
玄冥威武不能屈白滿衡門淸與饒無端物色徹公
府從此聲名登漢朝風流千載王右丞會心一幅升
輕綃如何大冬積雪中活葉衝寒青 條固知神畫
巧爲此此物安肯當後凋不根而生由筆成不時而
生隨興指靑靑白白交發揮灑雪崇蘭可同僚前身
相馬九方皐意足渾忘形色超殷勤添著一段奇十
分夫子增淸標尋常襲迹可更論世間衆史徒囂囂
君不見蓮花桃杏共一景活筆莫取常談死法料

臥雪

洛陽城中雪三尺瓊芳碎〻風淅〻陰官水帝盛羽衛姣死幽潛虎僵穴洛陽縣尹出行時萬戶千門皆掃雪何人高臥斗屋中白滿衡門人跡滅袁公志節介于石袁公方寸堅如鐵大冬松栢傲歲寒華岳尖峯孤嶋嶼烟鎖瓦釜布衾寒手足凍皴肌肉裂玄冥威武不能屈風力何妨綿絮折白雪之白與高標交發揮來爭皎潔問胡不出良有由值此飢寒人餓絕此身受凍死亦足屈己干人吾不屑使君嘖嘖使者驚天門九重聲名徹四代五公享茅土從此窮閻織

車轍傳家淸白是長物富貴何能移素節淸風萬古
凜蘭雪立懦廉頑猶烈烈安得龍眠畫手寫爲圖用
戒末路之饕餮

送區冊

南方山水甲天下磅礴淑氣蟠穹蒼白金水銀丹砂
良石英鍾乳不足當瓌奇忠信人間出區氏之子頎
而長炳如丹穴鳳凰羽隱若風林虎豹章我本玉皇
桂下史謫官萬里來炎荒陽山窮邑斗許大夾江荒
茅間踈篁鴈鶩禽言若嘲啁炎風攪夏聲礌硠況乃
山深水有波悍石橫流如劒鋩長蛟瘦蛇閃毒舌赤

豹玄熊大陸梁平生親舊缺過從半歲孤吟猿狖鄉
區也不憚道路艱把釣挐舟來我傍傾山意氣慰竆
鱗目擊己知中所藏衆皆棄枯集於菀獨子不爲時
世粧居然苽葛立談間皇王帝伯撑枯腸或山而採
水而漁桂風衫月同翺翔要余漸浣學古習探囊一
試黃昏湯穰〻文學遽如許歲簷纔周富稇倉浮生
離合會有時兩散星分安可常南陔香草待晨羞明
鏡粧臺愁洞房少婦寄衣母寄書一封共寄啼千行
庭闈溢清及歲時綵服幾時趍北堂天涯從此失知
音鬢髮更覺成滄浪臨分一言當馬撾去矣終臭甘

擢藏蘭不當門亦見鋤早晩聲名登未央長鳴天馬待駕馭去取公卿易驅羊吾衰倘免葬鸞山他日相從城鳳凰

李白送侄嵩遊廬山

香爐峯下昔曾遊宴坐經行二十秋飛瀑直從銀漢落攢巒爭作錦屏浮蒼顏五老深盟在碧嶺千尋舊跡留今日送君輸勝債世緣塵累暗生愁

岳陽樓望君山

病夫生出鬼門關勝地來偷半日閒畫棟千尋新霽後蒼烟一抹遠湖間屏開摩詰丹青手鏡斂湘娥十

二鬟安得少陵桃竹杖從今滅跡駐孱顏

栁州聞黃鸝

鎩羽飄零百感生鄉禽何事又嚶嚶驚回桂樹楓林夢似聽昆明細柳聲蜀魄向來工八耳楚猿今日讓片纓秦陵漢苑春如海早早翩飛入帝城

流民圖

凞寧皇帝撫寰區時論專歸執拗夫禍及鷄豚多邑目利分商賈析錙銖高皇約束變更盡藝祖乾坤雨露枯二月新絲五月穀千家舊邑一家無怨聲隨處結雲漢乖氣招灾合契符赤地主罹天旱苦青苗又

困縣官須提携忍見塡溝壑流冗還聞載道塗鬻女
質妻割愛子掘根採實少完膚深宮天子豈能見傳
法沙門可勝誅安上抱關懷直道腹中憂國蘊訏謨
皇々汲々千千狀日日看看介介模掛一自知應萬
漏視都猶足反三隅但令赤子再生肉肯念孤臣七
尺軀奚但賈生長太息痛懷元聖七嗚呼經句不兩
臣當死一語回天帝曰兪朗照開雲機括變甘霖着
物品流蘇朝陽共指孤鳴鳳臺上應懃久噤烏天闕
九重多虎豹鬼門千里落江湖民生自古誠艱苦世
主如何忍毒痛安得畫工模此本御屏風上帖爲圖

冤牛賦

有爲神農氏之言者世壽張稼業相牛經侵晨帶月夜歸朝耕輟耕隴上體倦而眠夢一處士班特爲名其鳴牟然似訴胷中之不平其狀觳觫若曾無罪而就死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我革華之苗裔世有事乎阡陌知稼穡之艱難任田野之開闢傭一生於農家受圈牢之豢育春省耕於東作徃采修直秋省斂於西成輸八囷倉一隨人意進止趍蹌粒爾妻孥飯爾父母鞠躬盡瘁維我勞苦當春日之載陽有南畝之俶載余旣肩穿而足繭曾不敢以告勸彼乃芒

芒然病矣爰枕塊而假宿夢栩々於華胥縱猋風迅
雷兮何識何淺山之於菟稔禍心於白日期一逞於
猜然勢已迫於尋尺彼旣尚寐而無訛誰肯弱拒於
猛拏豈余身之憚殃恐主人之有害虎有爪兮吾有
角吾以觸兮虎以搏相持兮蚌鷸若手足之捍頭目
我勢兮已竭爾勇兮幾何人完璧於畎畝虎卷甲於
山阿荃不揆余之中情及寢起而齎怒謂踐踏以爲
妖守所見之非虎哀哉不能言臆誰訴就齊王之
堂前八庖丁之手下揩九天以爲正夫唯主人之故
也將恐將懼惟汝與余將安將樂汝轉棄余忌我小

然忘我大德皮角見用骨肉分割地久天長此冤誰雪言訖而踸若啼泣余乃悄然而悲黯然而嘆曰嗚呼噫噫我知之矣吾聞宋人之牛救主於快山子無乃是也耶將子無怨何獨於子宇宙歸來幾人枉死比干剖心子胥裹屍彼王臣之謇謇豈不爲夫一身救月之弓救日矢竟身首之横分望天關兮守九虎孰下情之能達紛見豕之負塗革黄牛之誰執哀爾生之不天兮撫横目而涕雪處士悲鳴余亦驚悟牛跡班班不見其處遂爲之嘆曰牛有冤不能自明牛之冤尚有可諉人有冤可以自明人之冤又誰咎焉

有其冤而不察無若宋人然

歌舞望西陵賦

心眷眷兮高臺目眇眇兮西陵總維寒兮塵漠漠虛幌開兮風冷冷感玉几之遺令載言歌之舞之望不極兮君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念絲蘿之脆質夙承恩於輦前倚闌干之十二隊玉貌之三千抱衾裯於中宵落咳唾於九天瞻數仞之崇臺翔半空之金雀可與子而同夢冬之夜而夏日方晝眉之未了幾恩詔之催促爲君兮嬌歌動春風之妙曲爲君兮慢舞飄一握之楚腰何惠妾之莫終奄君王之中途鏡已

歛於秦臺香亦銷於故篋今夕兮何夕月朝兮而望
日壽平生之供奉作向來之歌舞歌有恨兮誰爲聽
舞有情兮誰知覩羨松栢之無知兮痛臺榭之依曩
袖自遲於愁翻聲欲咽於帳唱漳河東兮不復西青
此恨之有終苟死者之有知寧殺身而相從

擬宋仁宗開天章閣詔

若稽先王維御羣品虞舜之聖尚資於臣哉隣哉高
宗之賢猶望於啓乃沃乃延英殿親御奇日唐雖彌
文白虎觀延訪儒臣漢有故事朕以否德叨守丕基
撫一日萬機之極煩未遑乙夜丙枕御四海兆民之

至衆不安廣厦細氈若蹈虎尾所賴庵臣自一話一言末惟成德之彥即三宅三俊須得共政之人苟不學廣而文多詎能予違之汝弼五百年必有名世豈無豪傑之猶興一二臣孰恤予家早負黔蒼之重望直辭正色之富弼官宮妾不知名先憂後樂之仲淹公卿大夫無出右重厚可屬乃事莫如韓琦任愚俱無異辭其惟杜衍余王蔡孤忠自立歐陽脩何處得來以能保我子孫黎民相與爲朕股肱耳目第念獸闌之深邃鮮副魚水之交歡吾見亦罕矣爾豈成畜君好君之功有謀則就之朕欲追師臣賓臣之擧

方開天章之閣爰申召接之勤汝翼汝爲汝聽汝明勿遠咫尺曰都曰俞曰吁曰咈共聚一堂庶寘昧昧我思予可常常而見予欲聞宗社利病吏治得失汝其殫論予不知閭里愁怨詛呹畝艱難汝必極諫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備進瞑眩之良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悉展淵源之正學俊傑乃識時務大人先格君心惟天惟祖宗之付予予豈敢忽作礪作舟楫之望汝汝須无忘面對則何惜黃琮封事則可給白簡尚賴匡救之力冀成久大之功於戲予無樂乎爲君未違夙夜之憂惺爾有謀而告后勿懈朝夕之篤棐共玆

燕閑堂兩鳩碩

擬呂后請勿以太子將兵擊黥布表

天討必加於有罪方舉逆臣之誅君嗣不可以帥師盍傳太子之命肆切固本之計敢吐出闔之言欽惟與神爲謀殆天所授大澤半夜哭神母告赤帝之符芒碭五色雲賤妾識眞龍之氣能取九州四海不階尺土一民由百世之下而等百世之王有非常之人故有非常之業顧惟九江之鯨卒實是驪山之故徒爲楚將常冠軍衆推封豨之悍勇擊秦關爲先導嘗作沐猴之爪牙雖豹變之乘機然狼心之自野准南

千里新開裂土之封天下一家敢懷射日之惡恃獒
揄之善噬忘豢牢之舊恩何代無之未有甚於此賊
誰可將者念無人之濯征况緣玉體之不寧欲命青
宮而按往第念三軍之司命實非貳極之所當出則
視膳入則問安共子職而已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幹
父蠱宜然倘撤鶴駕於承華出領鶴列於侯甸有功
弗益無功受禍非所以全安之專命違孝稟命不威
何能適果毅也况軍中之諸將吏皆陛下之故等夷
猶以羊將狼豈爲倉卒之用如以身使臂乃成勝捷
之功布必鼓行而西師恐輿尸而北兵義者勝雖古

人之常談將弱不嚴亦孫子之善戒祈垂興之以讜
將迎壁之立亾淋淋聲濯濯靈豈徒士氣之百倍整
整旗堂堂陣㭗且天聲之遠聞豫魔親戎行軒后擒
大霧之賊牧野秉旄鉞關武致會朝之清梁惠王使
太子獎齊師終致馬陵之敗晉獻公命申生伐皐落
竟貽東山之羞今往何監前車既覆以賊虜而遺君
父豈有是心爲冢祀而奉粢盛誠不可遺妾伏望主
器體於震象納婦效於蒙文弟子使不當特寢爲功
之命子明王伐弗敬親討苗賊之無王則蠢爾蠻荊
豈逃雷霆之迅掃截彼淮浦將見氛祲之廓淸妾謹

當共守關中專主閫內九人治外敢效牝鷄之司晨
五色補天終期斷鼇而立極
擬晉刀協請須還洛乃議郊祀之禮表
薦上帝肇稱殷禮聖念方切於事親有後嗣不棄舊
基大祀宜須於還洛以其時則不可考於禮而未然
欽惟有道曾孫先皇介弟應五馬南渡之讖神武有
徵協四星東聚之祥天人允屬百六之椽同德四七
之際重興顧惟郊祭之經時方軫報祀之久闕大烹
以享帝將蒐克禋之上儀王者必有尊欲輸昭事之
誠意第念一隅之偏保殊非再造之宏圖玉塞之黃

尾蒙塵忍聞北轅之播越秦川之赤血浸腕不耐中
原之陸沉將軍泣中流之舟志士灑新亭之淚八陵
之坏土無主覆霜露而何顧九廟之裸將經年立天
地而無面登若壇薦牲奉幣玆乃盛世之禋容莫黃
琮燔柴揚燎豈是今日之急務惇宗將禮之宜後撥
亂反正之其徐俟玆洛邑之舊都實是祖宗之攸宅
率寧人有指疆土合似拯溺而救焚明盛服對越昊
穹方可報本而反始彼三年一郊之常制雖二帝王
之彌文念一天共戴之深羞固宜先後之是擇伏望
姑寢盛典貌回危機復我邦言旋言歸方收光復之

丞續秩成禮我將我享特下茲祀之綸音則熙事夙成率土均慶小康之配天祀夏不但可告成功大舜之類帝禋宗抑且永無遺憾謹當職是喉舌告爾謀猷興漢室還于舊京虎思雖乏於多難秉文德相予肆祀駿奔庶殫於方來

擬燕將樂毅辭封齊王表

人力不至於此莫非賴君之靈王爵若是其班敢辭封齊之命夢寐所不到惶恐何可當伏念臣碌碌之流沒沒於世嘗奉教於君子雖知委質事人不求聞於諸侯惟樂飯蔬飲水幸值一德之主旁求四方之

才一孤豚勝千羊反思得共國之士五百金買死馬
骨先修築宮之儀好龍非止於虎文懸魚畢至於芳
餌顧沉二乇之養不遠千里而來致身上黃金之臺
立談受白璧之賜擁篲折節感緇衣好賢之心含恩
撫躬礪声社復讎之志瞻海岱之日月誓不共戴一
天讐會稽之甲楯致令連戰三北十二之河山失險
一匡之伯業成灰大呂之珎陳千元英之殿雍門之
楯卒爲孟莊之琴汶篁植于薊丘故鼎反乎磨室以
萬乘伐萬乘之國不過六月之間由百世等百世之
王寶是千古所罕斯義勝之謀立致大助而人從臣

何有焉莫非職分內事務師用命也盡由樽俎間折
衝竊人財猶以盜稱貪天功可爲己力況兩城尚未
盡下臣罪猶自知之訖三年猶在軍中人言亦可畏
也樂羊之謗書一篋屢經文侯之聰市虎之告者三
人宜投玆母之杼方侯司敗之戮敢意國相之來舉
齊國七十之城付諸一介之賤非師卦九二之吉錫
以三命之榮況號爲王不稱其服惟有死耳何以生
爲爾公爾侯尚非意望所及爲上爲下何以等威之
分臣伏望察臣欵欵之忠諒臣區區之意爵祿所以
厲世勿加罔功之臣名器不可假人亟收僭王之命

則天尊地卑高下以陳言順事成功業可待臣謹當展布四體終始一心九仞爲山敢虧功於一簣扁舟浮海卒忘機於五湖

擬秦泰山五松辭封大夫表

草木有微情常守歲寒之節富貴非吾願敢辭人爵之榮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生等組絿苗裔骯髒儀形德不孤必有隣滿七除二命於地獨也正貫四閱千雖稟降嶽之神只有樂山之性寸心無先容之態痌瘝惟在於烟霞一生保後凋之姿威武不屈於霜雪二月巡狩及虞帝公侯伯子男會朝百世本支

沐周家文武成康王雨露依垈畎之惟石伴嶧陽之
枯桐何圖八百之告終濊際一六之盛世千乘萬騎
來修告天之儀玉檢金泥有事沒雲之表舉三十六
事之登封汚七十二君之編錄泰山不如林放共以
立辱顔爲羞東海未追魯連何嘗有異色相告界昊
天上帝之震怒忽肓風怪雨之乘夌紫芝盖金根車
幾辱十層之崖障羽林槍玉京使不耐四面之崩騰
是以有袞衣遂就蟠木之根柢胡爲乎泥露謂同厦
屋之榹橑康侯接三不違顔咫尺列爵惟五問其官
大夫吾與爾靡之遂迢下士中士上士之列不屈人

久矣肯效一命再命三命之恭誰知一邱一壑之生涯乃須五服五章之恩典金章照耀御墨淋漓何與於我哉奚爲而至也況山中尚閒日月而身上戴秦衣冠匹夫難奪於三軍忍事白帝於白日忠臣不事於二姓願守蒼蘇之蒼官恐墜萬載之風聲自謂三代之遺直白中加厚蒼髯飄張伏望祭生眞剛諒生孤直木豈能擇鳥勿錄一時之功爵罔及匪人丞收五官之秩則萬里靜散得全其天千古綱常不墜於地謹當夷險一節泰宇長春好爵如浮雲靑學專場之桃李淸風凜蘭雪不羨大廈之棟梁

擬宋洪皓子适等謝賜父謚表

公論定於百年追念一介臣之寃狀華衮至於兩字特褒九地下之毅魄沒而有知死且不朽伏念臣等片善無可錄三膓不滿隅能仕而父教忠粗識事君之義有子則考無咎俱乏幹蠱之材惟有得於家傳竊庶幾於世美顧惟先父之孤忠實是聖主之洞燭丁年奉使乘萬里之單車辛苦備嘗杖十年之一節罵逆豫爲狗鼠此膝不屈於人視賊胡如犬羊有身自分於死玉三刖而彌顯金百鍊而益剛獻五國城之桃梨書報趙氏之光復薦開泰寺之香火血泣佑

陵之諱音逘長樂之手札至三通間道之蠟丸有九
果然匪石不轉卒也完璧而歸羯虜靡不服深中國
有斯人矣蘇武無以遠過聖上豈欺我哉令德既已
勤宣榮問庶幾休暢誰知貫日之忠烈復値偃月之
奸謀一日不得安於朝萬端必欲致之死饕風虐雪
纔免北海之看羊瘴雨蠻烟復愁南徼之賦鵩噫其
甚矣有是事乎千秋滄海南雲係朱雀之影萬丈牛
斗上終埋紫氣之冤幸天下有眞是非而人主無私
予奪青蠅點白玉洞察貝錦之萋斐皎日照覆盆追
想松篁之操節念功惟帝知臣者君死者不可生謂

英靈不瞑於地下論者行之跡而愍冊特垂於天恩
忠者慮國忘家之稱宣是善問周達之謂合此二美
歸于一人太常易名博士獻議范純仁位極鼎鑊乃
得此褒蘇屬國像圖麒麟未足爲耀所以飾終而節
惠寵於考實而求聲樹生榮雨露淪入於骨骼泉
塗改照風烟動色於松楸臣隣皆抱羞子孫其逢吉
伏遇彰善癉惡顯忠逐良誅姦諛於既死如見宵人
之肝發潛德之幽光無間𥜥衣之後臣等敢不夙興
夜寐日邁月征無忝爾所生敢負九泉之亡父有利
於其國誓忘七尺之微軀

擬宋張九成謝親擢壯元及第表并引

黃屋臨軒猥奉昕庭之大對錦標得雋叨荷天子之親收百辟動容多士增氣竊惟殿庭之親策始於漢家之初元文皇得鼂錯爲大夫時以失人爲病武帝舉孫弘至承相士有阿世之譏惟有治春秋之大儒獨北獻天人之三策然諷德美而不及於譏刺多流灾異而弗切於時宜時若豈曰寬容親擢只愛文字谷李以下曹鄶無譏專攻上身後宮附於外戚非有正言極諫出自中心或雜以申韓之言惟志於青紫之待郤詵對昔武帝徒事浮夸劉蕡遇唐文宗斥以

正直龍頭高選只取文華鳳詔賓興讓修故事奎開
我宋貫壽斯文金鼎調元半是大魁之士紫泥傳詔
每亢讜論之英麟綱不踈鵬程由此鄭擲應忠孝之
祝不愧仕頭蘇轍有狂直之言亦入選內雖然倫魁
之彦時有浮華之人胡朝大言果領明年春色王奇
一絕竟爲天子門生及自熙豐以來又成脂韋之習
青雲得路盡出傳法沙門黃榜新郎半是談天進士
寂無寒山之片石況望廣川之眞儒坐看士氣之屈
伸可占世道之隆替城門既閉言路始開欽惟皇帝
陛下以上聖之資開中否之運萬里涉塞痛父兄之

塵蒙半壁乾坤悲山河之幅裂廣求切直之論大開
公正之門徵列郡之青衿下一封之丹詔身勸爲之
駕非獨修其彌文利用賓于王實欲聞其弘說圓袍
方領畢叩五經之笥秋蜩夏蟬爭效一鳴之響必有
名世咸造在庭臣有爲之時無用之物照雪經緯粗
聞伊洛之緒餘鏤冰文章豈有元和之風格於涉獵
文史之暇究古今治亂之由五色線十二章願補虞
皇之黼黻二流涕六太息思獻賈生之治安天路難
於追攀君門不可徑入三寸之舌尚在九級之墀幸
登絳紗玉斧光照郞紫衣黃門下傳策有君如此碎

言以之瀝血書辭若將隕越于下擧頭見日不勝感激於中敢望獻玉之售謂將飲墨而出誰意擢置黃甲非但脫迹白丁桂林一枝先占秋風於月殿桃花三級首蹴春浪於龍門儒冠寧誤身雲路本在地裒然爲首厚矣何顏臣不勝感激屛營之至謹奉表以聞獨對三千字上干龍衮之嚴親擢第一人遽首鴻臚之唱瞻天念激曠世難逢伏念臣一介迂儒三湘遠客政事文學言語我未能一焉賢良方正孝廉何有於三者徒能讀聖經賢傳早從事切問近思身值四七之中興思濟百六之否運俗士不識時務雖愧

伏龍之賢明主可爲忠言願得嬰鱗之路有懷莫日
無計箋天幸一綱之高張値多士之咸集瞻殿上之
日月不違咫尺之顏呈腹中之琅玕庶貢方寸之地
况尊聖策之本意實係世道之大端所以極言竭論
不辭明目張膽操數寸書盈尺雖未說於敷陳上一
人下百僚俱不避於忌諱多失之倡狂自恣本心則
慷慨無他倘世人皆以從容自居則天心誰肯奮發
爲意謂卽加於黜免本無望於甄收八彩數朕竟聞
而康而色重瞳鑑別至曰有脊有倫畜君者好君俯
察孤臣之本意求直而棄直謂非哲王之所爲玉音

增華衮之褒金榜冠恩袍之首壯元非爲喫着在微物而何榮言路不至崎嶇實燾時之大慶濫綴一行之鵷鷺作前列之龜伏遇虛心聽容銳意恢復諱方翥司隷之句特加官資悅陳脩廣輪之聯粘付殿壁遂令一介之蹤賤亦被九重之褒暨敢不已上青雲益堅素守文章君子之餘事所當先者君親節義天下之大閑誓不負於科第

擬宋翰林學士洪皓乞得鄉郡以養老母表

出萬死於榆塞幸遂歸骨之心借一麾於桑鄉敢伸將母之請肆露人欲仰冀天從伏念臣受性至愚忝賦

命甚薄生三事一獨有忠孝之心涉萬險千艱奉沙漠之使丁年流遞辛苦備嘗北海看羊節上之旄盡落西河除館口中之舌徒存秦臺無白頭之烏漢苑絕南飛之鴈敢期帝力獲以身還步變坡之穆清悦若三生之夢拜龍顏於咫尺雖使萬死猶甘福旣過而災生負且乘而寇至賴天之幸有母在堂隔甘毳於卅年生我不得力奉晨昏於萬里為子當何如寸草難報春暉枯魚恐含蠹索曩緣王事之靡盬今也子職之當修烏鳥私情願得故林之返哺白駒過隙所懼風樹之不停上堂八廚欲便郎南之滋味累茵

列鼎何似仲由之逮親欲紓負米之勤須待專城之
奉臣伏望推錫顏之孝思廣絜矩之仁心假鷦鷯之
巢林特許故王書錦答羔羊之跪乳俾具香草晨羞
則回刺史之車卒爲王陽之孝奉郡守之檄喜動毛
義之顏東山之梓樹生榮北堂之萱花動色既免游
方之戀又無高位之顯臣謹當辭北門之榮盡南陔
之養博一笑於京兆期效不疑之平反帶三綬於會
稽不學買臣之夸耀

文武幷用長久之道議

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惡聞詩書陸賈前說曰馬上

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余謂賈之論美矣而猶未盡善也何者夫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二者之於人國家誠不可以廢一然文而不能武則不足以爲文武而不能文則不足以爲武其實非有兩事也亦非有二物也又何以云並用乎其虞舜誕敷文德而頑苗格於七旬大禹祗承文命而聲教訖于四海頑苗既格聲教已訖則其爲武孰有大於此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又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德者固所以服遠人而武備者文事中一物耳故夾谷之會能兵裔

夷之俘又曰我戰則必勝冉有學於孔子而能用矛
於齊師詩頌曰魯僖公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詩雅
稱周宣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周禮大司徒教士
以車甲課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則文武
果有兩事乎二物乎陸生之說高帝亦當曰文武非
有兩事也亦非有二物而已矣何必曰竝用乎哉如
賈之所稱夫豈知治之極武而必孽秦之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則殘賊而已矣武云乎哉自三代以降
文武始分爲二途然就其中文教勝者享國必久武
力勝者亂亡必促漢武帝乘豐富而表章六經罷黜

百家世祖出戎行而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是雖得於
文之糠粃糟粕然西京之末巨猾滔天而思漢之士
一呼雲合東都之季國命垂絶而淸議之徒折首不
顧姦夫大盜環視九鼎而莫敢先發豈君上之力能
制其手足拱畏先王之文教而不敢也晉武帝時諸
王府置官武號森列而識者知有僭越之禍唐玄宗
時始置武成王廟以對先聖以名將配享以象十哲
而君子知有逆胡藩鎭之亂炎宋之世立武學以配
文學而卒無救於武略之不競夷狄侵凌與宋終始
誤之者幷用之說也嗚呼　[illegible]帝之明達閭鄙生之

說而輟兩女之洗聽叔孫之議而爲綿蕞之禮使賈
稍解經天緯地之爲文而說之以二帝三王之道則
必將瞿然稱謝幡然悔悟卓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過魯之祀必不待破布之日挾書之除必不待惠帝
之世而三代之治必也復見於當代矣惜乎陸生之
所謂文者不越乎言語文字而所謂武者不過乎撫
劒疾視烏能動人主哉嗚呼謂之並用猶曰兼當時
陷後代如此而況尊尚武力而謂文教無補於人國
家則將何以善後哉余故暴陸生並用之誤以爲天
下後世戒

存心養性說

命於天爲性主於中爲心無是心則無以爲一身之宰無是性則無以爲萬物之靈矣然心卽活物也危動而難安故必待操存而後乃可定應時當而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性卽天理也微妙而難見故必待涵養而後乃可義精仁熟而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蓋非存心無以養性而養性者又不可以不存心學問之道無他存心養性而已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大哉存養乎存之有要養之有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矣

問地理之說始於何代周公之卜澗水東瀍水西衛文公之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禮家之所謂卜葬地者亦猶今術士之風水耶若以爲介介可信則浮屠泓郭景純等皆有人天之眼宜爲祖父極擇吉土而其子孫未聞有顯者其身或不免酷禍何耶若以爲介介不可信則東北有大坎而張說之富貴果止一世應出折臂公而羊祜之墜馬果得三公种放之墓知有代代名將韓信之墳知其後當赤族何歟程朱二先生之見宜無不同而程子只取其向陽朱子屢遷其先墓何歟三世火葬猶

得大官不信風水世爲館閣其故何歟　中朝之
世用天壽我　朝之各陵異阡何者爲得耶近來
術士倍於平時果有具眼歟伊欲卜宅卜葬無憾
於死生其道何由

對九流七略亦窮理中一事百慮於零星碎處嘗貫
研究而歎玉龍之不驗哂青烏之無種曰若是乎風
水之孟浪也而若是乎世人之信惑也欲正有道之
君子以破不經之邪說久矣今承明問政激愚衷敢
不明白仰干崇聽竊謂宅者擇也欲子孫之久寧故
相其水泉之利觀其土地之宜山水欲其湊合草木

欲其茂盛通人碩士之卜其宅亦必有道矣葬者藏也欲骸骨之久安故審其岡巒之紀厚察其風氣之藏抱耕犂欲其不及馬牛欲其不踐孝子仁人之葬其親亦必有道矣是故通都大邑必有形勢明山麗水必生人傑而童山斷麓不爲吉地土硗石淺不生嘉卉則卜宅卜葬不可謂全然無理矣雖然惠迪則吉而從逆則凶書有明戒滿則招損而謙則受益易垂招訓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天之所佑必在於積善之家則地亦何有天之所殃必在於積惡之家則地焉能違况取己亡之骸骨以邀生人之福祿者多見

其惑也世之主教化而禁邪慝者可不知所務乎請因明問而逐一殫論之大相東土卜洛都之吉凶而已降觀于桑卜楚丘之形勢而已卜云卜云風水云乎哉况蒼籙之綿永在成王周公之匹休共貞而不在於卜洛之吉衛社之中興在文公之秉心塞淵而不在於卜楚之臧則人事本也地理末也古之卜葬者盖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策定其宅兆與後世選年月相墓田之說大相逕庭矣世衰道微邪說交作青烏子以其術鳴於戰國茲乃論地者之鼻祖也郭景純鳴於晉元之世而未追日

中之命盡浮屠泓鳴於玄宗之世而終於一介之桑
門二人之子孫又未聞有顯者何其爲人則神而爲
已則未也吉凶之大數非術之所能移而昧者不悟
良可嗚呼見東北之坎而知富貴之止於一世見叔
子之墓而知折臂之乃爲三公妙矣雖然浮屠泓能
爲說峯吉土數也而不能禁說穿大坎則亦數也況
說之二子貴國降賦富貴之不長非不幸也羊祜之
墮馬折臂天也而卒爲三公亦天也況祜之一生盡
忠晉室位極於人臣非幸也亦宜也見韓信高燥之
迺營而知一族之俱赤見明逸墓道之稍下而知良

將之世出異哉雖然術者已知其赤族而不能使韓信移墓其定也久矣圖南旣恨其稍下而不能使明逸移穴豈人之所爲孔子曰夫亦多言矣豈不或中術者亦多言矣豈不亦或中哉只取其藏風向陽不易之定論也而帝齋之改葬則或慮其五害之所及或爲其墓道之不安皆不可知也夫豈不義而朱子爲之哉二先生之言行并行而不相悖也京仲遠火葬三世而尚登台鉉吉山何有焉楊誠齋不信方術而世躋館閣風水可信乎世用天壽中朝之良制也各陵異阡吾東之弊典也邦畿千里猶尚如此甸服

百里山亦不足古之葬者兆域有常處皆於國都之
北洛邑之成周皆葬北邙姬晉之大夫皆葬九原天
壽一山之法萬世不可易矣南宋以後益多談山之
怪士近世術者皆竊已陳之糟粕紅囊錦囊之訣天
卦地卦之論鉗龍撥火之異騰蛇玄武之怪二十四
祿之圖三十八將之數愈出愈新爭奇競巧甚至於
喬山之役已畢又從而之他公卿之家已葬一掘而
再掘甚矣今之好怪也夫所謂銅山西傾靈鍾東應
木先於山栗牙於室者實爲有生氣者言耳魂氣已
昇骨骸已朽豈以葬地之吉凶可作生人之禍福乎

夫所謂燕趙多慷慨關西多勁悍幽冀之士鈍椎汝潁之士如錐者實爲風氣土俗而言耳放水裁穴趨全避闕豈以尺寸之進退乃致禍福之懸絶哉傳曰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人之富貴貧賤長短壽夭一於命而不貳修身以俟順受其正則乃安斯寢其生也順乃復其土其死也安矣傳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人之生養死葬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造次於是顚沛於是則以之居室無愧於心以之送終無憾於後矣苟能信命而盡禮則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已身蒙福子孫受蔭避凶趨吉者孰大於

是乎篇將終復有餘感傳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近年以來教化不明於上心術不正於下迂怪之士日生異論世人靡然惟怪之欲聞愚竊恐仁義充塞將至於率獸而食人也救之之道反經而已矣執事儻以爲可則轉而聞之不勝幸甚謹對

問王者之建立京邑所以隆上都而觀萬國也書契以前固不可攷五帝之都出於馬史者俱有可據歟堯舜禹之都於冀州亦取其表裏河山歟成湯都于景亳而祖乙居耿河亶甲居相盤庚乃遷于亳何歟大王邑于岐下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何

歟吾魏之民憂深思遠猶有先聖之遺風而亳邑之墟卒 於朝歌豈湯固有慙德歟山河之勁悍自周家已然更文武周公卒不能變畢竟輸入於嬴秦何歟洛邑四面受敵而光武卽安于東變洛爲雒不近於陰陽小數歟鍾山龍盤石城虎踞而六代豪華有似風燭汴都風氣古稱鬱䟽而五代迄宋昇平二百若是乎地理之無與於人國也長安洛陽世爲帝王之州而或云泉脉竭盡不可立國何歟燕薊一方久作胡虜之窟而 皇朝二百年卓然爲四方之極何歟吾東方列國之都可以枚

數歟若論其形勢則何者爲冠歟或言土地各有其主非智力所圖其說何如

對上圖景宿辯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愚也既無章亥之健步又無人天之具眼既不睹天地之圓方又不知山川之遠近又何可與論於帝王之國都哉今執事先生特舉歷代之京邑發爲秋圍之問目非吾所及也何敢强對雖然玉巵無當雖寶非用華鍾己扣不鳴則妖愚請質之經据之史而爲言曰沃土則逸瘠土則勞人情之係乎地理者固不可誣也王公設險勇士重閑地理之關於人國者

亦不可廢也今夫田舍翁爲子孫營闔閣亦必求泉甘而土肥宅幽而勢阻而況帝王之居有宗廟焉有社稷焉民人之所止也子孫之所託也四方之所觀望也列土之所走集也豈可苟焉而已哉是以古之哲王爲後世立萬世之業者必先立萬世之基相其土宜决之龜筮宅中而圖大強幹而弱枝人情或不安則舍舊而從新事勢或不便則因時而制宜非尋常淺淺之所易窺度也雖然天道無常安之勢亦無常泰之理地氣旺極則復衰衰極則復旺天也地也吾無如之何而所當自盡者人事耳而況人事既盡

則天與地或有轉移之道乎請因明問而條列焉五
帝之都出於史記者馬遷之博物洽聞必有所据而
荀文若之所謂河濟天下之要地也古之帝王靡不
由之者得矣維彼陶唐有此冀方三聖相因者所以
守一道也光被四表之德濬哲文明之聖東漸西被之
化豈有賴於表裏河山哉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五
遷神器視民利用遷也大王肇基王跡文王三分有
二武王一戎大定王業漸盛生齒漸繁則移豐移鎬
勢有所不得已也憂深思遠固是聖人之遺風而儉
嗇褊迫亦坐土民之貧瘠夫以惡旨之禹而子孫卒

於酒池則以勤儉之湯而子孫卒於朝歌一也治亂與亡固不可專歸責於開創也雍州之土土厚水深文武周公用之則足以勝殘去殺昭襄呂政用之則易於一四畢六雖風土殊異五方而只在君牧之導率耳光武之居東順民心也而變洛爲雒烏得免於小數之譏哉龍蟠虎踞固合帝王之都而越在江介未免偏霸之地況其子孫以驕淫促之哉大梁形勢雖是四戰之地而汴水夷門亦帶山河之固而況宋氏以仁厚居之哉崤函之固自若而三秦蕪絶終古圖書之淵依舊而三川陸沈百年泉脉之竭豈非地氣

之衰而衰極安知復旺也易水長城控帶西北者固是召公奭之舊封天下山川莫如燕京者又有朱天子之明見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北顧寔惟作京據海內之首拊天下之背億載萬年宜爲四方之極矣青邱一域沃野千里眞海外之神皐人間之別境也以言乎國都則一千年之鷄林三姓所居也五百年之金官駕洛所都也以至王儉之平壤泰封之鐵原松壤金馬泗沘濊貊之邑國乘俱在愚不須羅縷也以言乎形勢則漢都其尤乎木覓亘其南三角殿其後白岳爲鎭仁王爲輔臨津演漾於西北漢水襟

帶於東南雖中朝五都之形勢須讓一頭之地則宜眞人之光宅億千年而鞏固者也天生一神人必生一名都有主之說或有是理而愚是仲尼之徒敢襲靑烏之恠乎篇之將終復申人事之說曰使湯之子孫無獨夫之暴則麥秀之歌不起於殷墟也使文武之子孫無幽厲之惡則黍離之詩不作於宗周也長安非成哀則前漢至今興隆也洛陽非桓靈則後漢不至傾頹也玉樹之歌不作則金陵之王氣猶在也萬歲之山不峙則汴河之全盛依舊也夫如是則燕京雖冠於天下而聖天子之持盈守成不可少忽也漢

都雖甲於海東而 聖殿下之戒愼恐懼不可或解
也婁敬曰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蓋寬饒曰
此知傳舍閱人多矣願執事轉而聞之不勝幸甚謹對
問讖緯之說始於何代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亡秦
者胡孰爲之而滈池璧孰傳之素靈哭夜而西
漢興赤伏獻符而東漢立讖記之可信若合符節
而桓譚鄭興之徒猶不信讖何歟謂漢當再受命
者何人而改名字應圖讖者何者歟其有禁老莊
圖讖之學而卒亡於讖說罪家藏圖讖之人而卒
宣其圖讖其故何歟晉武帝之禁星氣魏孝文之

焚妖書果出於公心歟東都之石書之者人而其應不差張掖之石出於曹魏而端於晉室是則何歟鸞生十子九子殺一子不殺關中亂亂固治義歟桃李子走楊州莫浪語誰道許果爲李密而謂女主有天下而卒不能殺武氏謂點檢爲天子而卒不能殺宋祖讖固不可違耶社稷終吉一行何由知之汴杭閩廣圖南何由符之大明高皇帝崛起中都符瑞必多可得聞歟我東符瑞代各可聞歟聖祖應天神武有徵可能悉數歟近來讖文盛行出於神人無疑歟

對君子大居正而聖人不語怪世衰道微教化不明
緯說亂經妖言惑衆愚爲此懼嘗有意於放淫辭拒
詖行以閑先聖之道者日月多矣今執事先生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士特舉讖緯以爲問目愚雖固陋
不足以塞明問而不直則道不見爲且直之竊謂
歲行將饑地氣先荒時雨將降柱礎先潤乾鵲先噪
而行人必至蟕蠵先集而百事必喜物固有先事而
示徵者而況國家之興亾天地之大數也天之所大奉
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天之所大棄
使之亾者必有非人力所容而自爲者故將興也必

有禎祥焉應之將亾也必有妖孽焉先之或見於著
龜或憑於鬼神或假於人而形於文字出於童謠書
之所謂天命不僭賁若草木孟子所謂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雖然數在天理在人天
道遠人道迩理之所在數有時而變人道旣盡則天
亦不能違矣而况天不能自視而因民之視以爲視
天不能自聽而因民之聽以爲聽民心之所歸卽禎
祥之所集也民心之所離卽妖孽之所萃也烏可舍
諸人而求諸天棄其常而徵其怪乎請因明問而殫
論之曰欽明文思堯之所以超自唐侯也濬哲文明

舜之所以發於畎畝也成允成功禹之所以代舜也
克寬克仁湯之所以革夏也丕顯丕承文武之所以
替殷也二帝三王之德卽二帝三王之所以興也春
秋二百四十年災異則備書而獨不及於祥瑞况於
虞夏商周之世豈有符命之可言哉董子之所謂魚
八王舟火流王屋者乃僞泰誓之文也何足取信哉
西漢季葉大道寖微夏賀良甘忠可等以爲有經必
有緯乃於七經作七緯其書誕謾不足憑信玆乃讖
緯之作俑也烹滅諸侯草芥生民焚書坑儒腥穢發
聞天將以胡亥滅秦則滈池之傳璧者非鬼也人也

錄圖之書字者非人也天也白蛇己斬而素靈哭夜
黃熊己死而赤伏獻符茲乃兩漢之符命也然寛明
仁恕足以代秦之虐則雖無鬼哭前漢其不興乎豁
達大度同符高祖之德則雖無彊華後漢其不復乎
卜而中者終身信卜夢而中者終身信夢惜乎光武
以讖即位而終身信讖桓譚鄭興之以爲非經者可
謂確論矣謂漢當再受命請新國號者賀良而卒受
大戮則讖固可言乎謂劉秀當爲天子改易名字者
子駿而卒死王莽則讖固可信乎秦惡貫盈石隕東
郡則書字者雖人而有相之道矣魏僭己久石出張

孩則非瑞於魏室而將來之符也符堅禁讖而出奔五將山則信讖隋文惡讖而及見靈感志則喜讖前日之禁之惡之者私心也後日之信之喜之者亦私心也而況氏運已窮縊死新平則久長果得乎以詐得國爲子所弑則靈感果驗乎禁星氣者晉武帝也禁妖書者魏孝文也朱子綱目特筆予之雖未知果出於公心而亦可謂閑邪之令典也寶寅以逆鸞之餘育値蕭家之傾覆窮鳥投人卒謀反噬兩足一搖十子俱斃則訓亂爲治者面謾也李密以玄感之餘黨際隋煬之南幸再合餘燼冀應圖讖亂流鮮終作

唐驅除則謂誰道爲密者無驗矣武后之英果可見於制獅子之言而以太宗之明終不悟女主之爲武則其天已定矣宋祖之天表已應於唐明宗之祝而以柴皇之英終不知點檢之爲趙則王者不死也雖然王明紹巢家法不正其子效尤國命中絶則嬖聚牝晨豈可全諉之天數哉於五季昏亂生民塗炭不嗜殺人天人允屬則陳橋黃袍不可不歸之人事也唐一行知社稷之終吉而果亾於吉王陳圖南知宋室之四遷而竟亾於嶺海豈非天地之大數神人得以預知也雖然使唐前無哲婦之扇亂則明皇不必有

萬里之行後無太阿之倒授則吉王未必爲亾國之主使宋不用王安石蔡京於前則一汴未必亾不用秦檜賈似道於後則二杭未必覆人謀既不臧則未可論天數也萬古帝王之神州百年胡虜之窟穴人思華風天厭穢德洪武高皇帝龍興江南虎步漢北自古平定之易未有甚於皇朝則聰明神武之德有以致之也以言其符瑞則鳳陽之王氣乃其徵應也東方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三國之初符命甚衆箇箇覼縷則涉於語怪狐雲獻鷄林鵠嶺之讖而新羅亾昌瓘呈操鷄搏鴨之符而麗祖興此眞大略也愚也

間除天下之亂者必享天下之福建非常之業者必
有非常之功恭惟我　聖祖德高百王功冠三韓再
定東土誕膺寶曆鰈海之跂行喙息肖翹喘耎咸囿
於聖神功化之中則主青丘者非聖祖而誰瑞應之
見於史冊睹耀星燦在人耳目者齒蜜口膾然　聖
祖之至德既為天人所歸則雖無是物其無東周乎
愚請舍是而不論可乎近年以來迂怪之士林如竹
葦志怪之書積成卷軸家藏圖讖不被張嵩之戮戶
論符命日多睦弘之作愚不敢知果出於神人乎抑
亦出於妖人乎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昔

者神降於虢賜虢公土田而虢多凉德其亡忽焉神降於凉投書東門曰凉王三十年或七年而凉不恤民旋踵而滅王莽好稱符命而卒死於漸臺子陽自陳符命而竟殲於吳漢何符讖之不足信而世人之多惑也傳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爲今之計亦曰反經而已矣爲人上者苟能建中建極於上惟精惟一於內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言孔子之術者一切不行則教化既明風俗自正家談孔孟戶傳鄒魯韋布之士非先王之法言則不敢道非聖人之正經則不敢讀九

流七略之書雜家衆技之學白日之螮蝀百感貞之零霰耳而況讖緯之曲說乎篇將終復有獻焉經亂以後文教日弛博士有倚席之譏學宮爲茂草之地方術之士見聖道之不明而敢爲異說於其間豈非聖世之疵類乎愚也又聞書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民心之所向卽國家之符命也民心之所背卽國家之妖孽也愚不知近日之民生安耶不安耶近日之人心向耶背耶毒賦年滋愁民歲廣睊〻胥讒吁嗟滿路以今日之人心占今日之天心則天將以符命應之耶妖孽示之耶妖說之興

行固無足怪也苟有意於迓續天命須致力於保合
民心執事倘以爲可則達于細氈之上不勝幸甚謹對
王若曰天文星曆有國之急務也堯即位而先命羲
和舜受堯而首在璣衡何禹湯文武之繼作而曆
象一事寂然無聞歟古之言天者盖三家何者爲
得歟彗星見西方而秦孝公以興太白見秦分而
唐太宗即位何災異之變而爲祥也長頸烏喙能
得歲星之在越沉湎酒色反致福德之在吳若是
乎星辰之無與於人事也予以否德叨守重器夙
寤晨興恐不能欽若昊天常欲得明曆算精測候

者以充其選而銅臺之官猶不免尸祿素餐往年星隕嶺南而太史不知前年赤氣經天而司天不察使三辰無與國家則已倘或稍關於人事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如欲得人於司天無昏迷天象之失其道何由子大夫明先聖之術究人天之分必有一定之見其明以見諭無隱

臣對臣聞漢臣竇融告光武曰臣有子二十五人各守一藝獨不使之仰觀天文天人之際甚可畏而至難言也雖然歷觀前代之興莫不由於欽崇天道前代之亡莫不出於昏迷天象則星曆天文固有國之

第一頭急務也今我　主上殿下旣受代天之任又盡敬天之心欲得司天之人以爲奉天之道大哉王言淵乎深矣臣雖不佞敢不精白一心對揚休命之萬一乎臣伏讀　聖策曰天文星曆止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和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故天有日月而帝王曆之天有星辰而帝王象之無其器則無以推其昏明故謹其制無其人則無以察其禨祥故擇其官於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藏往知來者在是開物成務者由之兩儀得道七曜順軌天人

之道粲然備矣苟有其器而不盡其制則器而已矣
苟有其官而不擇其人則官而已矣苟用力於器與
人而不自盡其敬天之道則末而已矣伏願 殿下
懋哉懋哉臣伏讀 聖策曰堯即位上臣聞大哉制
唐首命二官君哉虞舜先在七政二帝之治所以為
萬代之冠冕也曆有成書象有成器則三代曆象之
官所以無聞於後世也宣夜之法絕無師承周髀之
術考驗多違古晷景之往來朮事情之形驗者莫密
於渾天則曆代之迭仍舊貫者宜矣李公用商鞅掃
除三代之良法則彗星之見西方非瑞也妖也太宗

殺建成蹀血同氣於禁門則太白之見秦分異也非祥也何賤棲氷生聚教訓而泄庸種蠡或左或右則歲星之在越無惑乎烈宗初年內無失德而謝安桓冲為將為相則福德之在吳誠然矣書曰天命不僭貢若草木作善而降之百祥不善而降之百殃祥多而其國興異衆而其國亾若持左契右手相符伏顧

殿下戒之戒之臣伏讀　聖策曰予以否德止臣伏

見　殿下玉質幼彰金聲遐布仁孝誠敬莫不延頸

昆虫草木咸知愛戴即位今五年謹始如一日制作侔造化闡幽象天地銅儀之設既前民用而天臺之

擇每勑春官雖高陽之命二正帝嚳之序三辰蔑以
加諸奈之何倡而不和日以弛廢欽天之官不免爲
雜類苟充草野之士未聞有仰觀俯察星隕大異也
而羲和罔聞知赤氣大祲也而司天不論奏連珠合
璧虛轉璇璣好大良月空鎖瑤臺景公無路於善言
漢帝未由於進德可畏非天何擇非人古者春秋之
分裂而猶且魯有梓愼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
韋後世五胡之亂華而尚聞王朔於燕郭黁於秦鮮
于於劉淵崔浩於元魏孰謂文王之多士魯國之多
賢而未聞有一介男子學究天人者哉章甫小臣幸

生大有為之世獨有無人才之歎反覆思之竊有淺見今承灝灝之問敢無謂〻之對臣嘗誦大明之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嘗讀臣工之頌曰陟降厥士日監在玆竊以為蒼〻者非天也臨女者卽天也高高者非天也在玆者卽天也堯有欽明文思之德而後乃命羲和舜有濬哲文明之德而後乃在璣衡苟舍臨女之天而遠求蒼〻之天忽在玆之天而欲事高高之天無堯之欽明文思而欲命羲和無舜之濬哲文明而欲在璣衡則南正北正復生於今日而先時後時之患猶甚羲仲和仲日撫於銅渾而休徵

咎徵之察無益矣今日之昏迷天象實爲可憂憂之如何如堯舜而已矣苟有欽明之德以爲敬授之本有濬哲之盛以爲允釐之實王省惟歲法洪範自強不息體羲易發一號則思合於天心施一令則思順乎天道進一人則必曰天視無乃不可退一人則必曰天聽得無不豫巍巍蕩蕩惟帝堯則天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臨女在茲之天旣已底豫則蒼蒼高高之天亦無不格矣源清者流自潔表端者影自直天臺之官俱是極深研幾之士草野之賢皆以觀天驗人爲務二十八宿羅列於胸中

三百六旬了然於心上何還乎天象之昏迷而自致人時之敬授何慮乎百工之不釐而克盡庶績之咸熙矣伏讀 聖策曰予大夫止臣聞傳曰天道遠人道近臣請舍天而論人可乎 伏見 殿下在東宮十七年臣民之顒望至矣卽大寶以來臣民之瞻望多矣爲人君者父事天母事地人子之事親常察其顔色者將以順乎親也人君之事天常察其機祥者將以獲乎天也苟不能順乎親則顔色之察徒爲爾苟不能獲乎天則機祥之察虛文也傳曰反諸身不誠不獲乎親矣爲今之計獨有反身而誠爾伏願

殿下念玆在玆臣謹對

承議郎守刑曹佐郎睡隱姜公行狀 門人尹舜擧撰

本貫晉州

高祖鶴孫 奉訓郎行掌隷院司評

妣恭人高靈申氏 領議政叔舟之孫 觀察使澥之女

曾祖享壽 朝散大夫行尚衣院別提

妣令人扶安韓氏 吏曹判書夔之孫 宣務郎祈仝之女

祖五福 禦侮將軍忠佐衛副護軍

妣淑人齊州梁氏 虞侯約之孫 教授碩冑之女

考克儉 宣略將軍忠佐衛副司果

妣宜人永同金氏 同知中樞璦之孫 通德郎善孫之女

公諱沆字太初自號睡隱姜氏晉州大姓也在麗朝曰啓庸以國子博士佐金方慶幕征日本凱還掛冠不仕三世而至晉原府院君昌貴始大顯功宗名勝代有其人又三世而至淮伯入我朝爲東北面都巡問使號通亭生知敦寧府事碩德謚戴愍號玩易齋生左贊成晉山君希孟謚文良號私淑齋三世以文行濟其美俱有集行于世司評公郎文良之子也坐事謫配靈光郡子孫因家焉別提公年二十八隨舅申文景公用漑朝燕京道卒護軍公齔而孤司評畏其不壽不以文墨課率旣長質直忼慨鄉里皆稱善

人崔斯文晛銘其墓司果公少倜儻自喜無近名意表叔沈相國通源擬以蔭職固辭養閒林泉惟教迪子姪是務年八十七而終金氏性行貞順克執婦道未嘗有疾言忤色以隆慶元年丁卯五月十七日亥時生公于郡南流峯里第幼有異質記性絶人自知爲學不煩提誨五歲已能屬文辛白麓應時見而奇之以脚字命題使賦之公應聲對曰脚到萬里心敎脚辛公改容驚歎甫九歲已成章蔚然作幼成若天性賦辭理俱到人爭傳誦之咸謂世家文章有種子矣十四遭內艱哀毁過制弔者莫不稱服盖其慈良

素性也制舉以對策高等中鄕擧聲名出流儕上雖前輩宿儒皆自以爲不及丁亥發解三場戊子中進士二等伯兄濯以文學著名爲世所指辛卯士禍作鍛構枉不免公心傷痛之斂迹自守癸巳監國駐全州設庭試取士公遂擢丙科第五名分隷校書館辱置下流坐黨錮也公不少挫獨行不顧時牛溪先生慍于羣小門下寥落而公遠往省之先生稱其端諒以銀臺假郞入侍　筵席幾二十數時當喪亂之後武號森列奏復旁午諸臣獻議辭說紛糾而公耳剽目攝心想手追記注如流若有神助嫻辭敷文無怗

懲處 上驚異之降問公姓名深加賞賞焉例陞博士丙申轉成均館典籍冬除工曹佐郞移拜刑曹丁酉春乞假歸覲夏天將楊摠兵元屯兵南原李叅判光庭以分戶曹督其餉請承于朝以公爲從事公沿徼往赴李公使徇海邑催發搬運糧餉旣集而八月賊鋒已犯南原摠兵突圍而去公謂作人幕府不可以不知主司去處自咸平一晝夜馳至淳昌聞南原定陷李公前已北上乃還到靈光與巡察使從事官金尚寯傳檄列邑收召義旅至者數百人而賊兵已踰蘆嶺海句無一片防守地而烏合之衆旋卽星散

從事亦奔迸上都新巡察使黃公愼又辟公爲從事
擻方到而路已塞矣九月賊入郡境大肆焚掠公不
得已將父入海船小人夥分載二船父與諸父同一
船公與兩兄濬渙及婦翁金瑋等同一船又値水倭
千餘艘已到右水營而統制使李舜臣避海西上乃
聚族以謀曰舟中壯士合四十餘人可附統制軍且
戰且退縱使不成不失明白死矣議已克定而篙卒
有異圖者乘夜疲寐因風解纜瞥眼遂與父船相失
彼此尋聞彷徨海曲猝遇賊船公自度不得脫解衣
墮水中兄弟妻子一船同溺纔岸水淺盡爲賊所執

齊縛於舩槳回至務安縣一海港賊船六七百艘彌漫數里許賊帶舌人問曰水路大將今在何處公答曰泰安安行梁水路之天險也天將兩遊擊領戈船萬艘横截梁上下游船已到羣山浦統制使與之合勢矣賊徒相顧色沮是夜金琫潛觧公縛公課身赴海賊羣譟即句出公問舌人曰執我者誰何不殺我曰伊豫守佐渡之部曲信七郎者也以公爲官人故欲生致之盖賊初欲得邑倅擬劒問倅以倅處倅惧死詭指公所故也自是縛公益急徽纏八膚手背戰瘃仍成三年之瘡痕終身不滅踰三日賊移公兄弟

嫂妻牢置船中而餘人十艘皆遇害撥船南至順天左水營公自被擄至此凡九日水漿不內口而猶不死越數日兄弟謀竊小艇載出賊覺之卽奔告佐渡載公等於一大船押送于倭國船發順天八日而至伊豫州大津城留置於一館令卒倭朝夕供給我國男女前後至者千餘人公密諭挺身俱奔之意而莫有應者冬至集句爲詩以紓懷曰去歲玆辰奉御床戴星先捧祝堯觴今年流落丹心在一日愁隨一線長戊戌歲朝表年紀號以寓尊王之意正月晦始聞天兵大至掃蕩賊屯賦詩曰聞道王師至全湖半己平

昔君無疾病老父尚康寧鯨海天威動蜂屯月暈成
哀情逢吉語喜淚作河傾二月初聞賊將請款納命
降者相繼又賦詩曰聽說凶鋒折降書日日聞湖南
空存食嶺外只孫寧蘇浪清東海狼星拱北辰孤臣
雖萬死白骨有餘欣五月公與京城竹肆居人被擄
於壬辰者共爲西奔之謀與二兒出夜行八十里南
足流血過板島懸大書于城門數倭君臣之罪借天
命以警動之未幾而賊魁自斃公之言蓋驗矣行三
日忽逢佐渡之部曲知公等潛出曳至板島市門外
乃賊中藁衛也適一賊携劍止之送還于大津城有

倭僧好仁者哀公而禮貌之示以倭國題判公乃謄
寫其方輿職官又因舌人撲出佐渡家所藏倭國地
圖合為一錄兼敍賊情及方略即以付蔚山人金石
福俾達于　朝廷六月佐渡勒公等移赴大板城公
舟中賦詩曰平日讀書名義重後來觀史是非長浮
生不是遼東鶴等死須會海上羊十月自大坂又移
于伏見城即賊魁秀吉之新京也公自再執之後常
在拘係中守倭悲之許令公兄弟甥舅相會出入公
於是得間矣時秀吉既死賊奴情狀與前頓殊公慮
我國區畫或失機宜出與被擄人金禹鼎姜士俊等

并賚銀錢僅得吾人方肆遣使聞于我書未發而臺
倭已撤還矣己亥　天朝差官茅國科王建功等來
館於和泉界公與被擄人申繼李等往叩其門賂守
者得入天將引公對座進酒極温公泣請曰聞倭奴
整船將送行李願備舟中一卒得以即到於故國天
將哀憐曰吾將通于家康使佐渡送君繼李即亨聲
曰秀吉死倭國將大亂倭賊將盡死吾人奔告倭將
縛公及繼李將縲之天將再三申解曰彼來問老父
消息非有他也倭將重違王人釋之公曰夜謀歸無
以自濟知倭俗有錢可使乃從僧舜首座者備書符

銀錢五十餘與金禹鼎申繼李等潛買一船潛與舌人先往船所水邊倭告于佐渡發卒搜捕復因大板舌人皆死潛以不解倭言爲人所誘得解秀吉死埋於北郊其上作黃金殿公嘗過之題其門曰半世經營土一抔千層金殿謾崔嵬彈丸亦落他人手何事靑丘捲土來舜僧見之曰何不自愛也賊割我國人鼻積成一丘公爲文以祭有鼻耳西峙脩蛇東藏帝羓藏鹽鮑魚不香之語公悲憤積中辭氣激發雖在虎口不復憚畏或時手搏賊卒以挑其怒賊亦服公之義不敢加害公欲詗賊中虛實常與遊於諸僧其

中解文字者莫不敬重之倭俗重僧自關伯以下皆尊師之公之前後濟死皆賴乎僧也舜首座者倭將廣通之師頗聰明識事理於書無不通實慕 中朝我國之風特厚公而敬愛之廣通亦好經書效禮俗皆從公求寫六經大文而償銀錢以助西歸之資庚子春公以書贈佐渡曰十口空養爾無所益四年孤因我不如死倘不欲殺願許出門不許出門生無所欲云云倭僧慶安力勸佐渡曰思親懷土彼此一樣倘許出門或有歸便佐渡乃許之公既得出即招曾與約束者以所辦銀錢備船及糧圖載西歸將行舜

首座爲請廣通書以備沿路關市之譏又遣嵩工善水者以導水路送至于對馬島公遂與二兄及家屬十八同約者三十餘人以四月發倭京五月抵釜山矣我國人欲歸正而猶豫者公爲作檄文以曉諭之其在伏見也又具手疏并錄其輿圖官號及賊強弱之勢加詳於付石福者作爲二封一封付我國人辛挺南等一封付王建功以送其疏略曰臣以漢南布衣冒忝科第職秩雖下履歷雖淺自頂至踵盡歸造化生成大澤未補塵垢而遽陷於絶域之外犬豕之窟一只偷生萬死無赦鴻毛之命豈敢顧惜片時之

痛非不堪耐而顧念一時滅名有同溝瀆之自經况
被擄而圖後者程昔忠臣烈士如文天祥朱序者俱
不得免前史不以為非而予其全節者良以身雖被
擄而所未嘗被擄者猶在也臣之區劣雖下古人萬
分而願忠之志不讓古人一頭螻蟻之命一息尚存
則犬馬之誠萬折不已即當百計逃還就顯戮於王
府之外縱令身首橫分猶勝死葬蠻夷况醜奴情狀
已落臣阿堵中萬一天假其便釁有可乘則即當以
不貲之身首三軍之路憑國家之威靈上雪 山陵
廟社之恥下灑秦臺燕獄之痛然後伏首司敗以謝

今日偷生苟活之罪此臣之按劍中夜腸一日而九回者也其倭情所錄及擬上賊魁死後奸僞並錄如左伏願 殿下勿以小臣之偷活無狀而並棄其言云云建功一封得達于朝 宣廟大加嘉歎啓下備局遠近瞻聽莫不驚異誦慕皆以爲蘇中郎不死矣權石洲韠有詩曰鍾儀雖在晉王蠋不降燕節爲看羊落書纔賴鴈傳至是又上賊中聞見錄一冊 宣廟卽召至京師公詣闕下席藁待罪 宣廟特令中官賜醞於差備門外悉問賊情公更條陳一通以啓之 宣廟申命給馬歸見老父公萬死生還得全素節

皦然本心 天鑑所燭而于時黨禍猶甚羣怨堵立
毛垢雖責不啻其嘵嘵金石福者以翌年秋始歸呈
所賫疏本於體府而亦不克達于 上矣公自以歸
骨故國復見君親志願已遂行乎患難之事有未易
一二爲俗人言也遂以罪系自處廢伏田里唯與昆
弟躬稼養老安命任分忘其窮約以終焉辛丑李
相國德馨開府嶺南檄召公要與計事事係應倭而
折公不得不赴既到適倭書至幕府委公草答公乃
爲作禮部絶倭書辭義嚴截實破賊膽矣壬寅 朝
廷叙公爲承議郎大丘教授公已無當世念不應諸

公之辭而只爲收錄係是 恩命黽勉之任旋即還歸丙午回答使呂祐吉等八日本日本人輒問姜中郞今做何官因盛稱公忠義之節不愧於古人云使還具載東槎錄以奏之於是士林恰然傳誦益信公之素守不變於死生能行乎夷狄而娼嫉者猶甚之不已公嘗以酒家惡狗爲題課試學子有不逞讒諸權柄曰乃譏斥當路也大被疑喝幾做奇禍公則夷然不以爲動戊申李相廷龜判西銓沙溪金先生與書曰回答使之行倭人莫不稱姜節義至比於蘇武文天祥曰文山陷賊三年不下樓沆之執節堅固過

之云犬羊無識猶且見服而我國人心偏私不知節
義之褒揚極可痛也黃思叔宋德求與幷稱美見錄
於聞見事件思叔德求則　朝廷與國人皆知其節
行不必更褒姜獨不與奬勸若有罪者然棄而不收
豈非　朝廷之大欠乎時世道益艱正論日孤諸賢
雖欲爲之揄揚而不可得也親舊或勸之進取公笑
而不應爲瘤戒以示意焉俄復順天教授不赴遂以
書謝所知曰郡文學雖曰散官而於僕得之則華銜
也但俘擄餘生不敢當臯比之席況僕之私情實有
難動者不但此一行而已也何則凡人之情孰欲陷

身於不測之虜𢧵而一經患難萬事瓦裂衆目睢盱皆厭劉輿之膩以此益欲秘迹巖藪以盡餘喘嗚呼人或有讀書萬卷而不得一名者或有僅得一名而不沾一命者某則冒忝進士及第前所得尚書郞己是福過災生竊惟渡海之日視鼎鑊爲歸而 聖恩如天復置平地上衣食於王土齒列於平人粉身碎首無階仰答祗祝堯筭而已顧念僕之災眚實非自作而春秋許人改過綱目予人徙義華元書其來歸孟達錄其死節僕雖無狀實非賣國偷生者萬死之餘一息猶在則忠臣烈士之遺躅或可希冀而一世之

人不可家到戶列嗚呼悠悠天地間長不過爲六七十年客耳況僕雖在世上而厭〻如九泉下人輪回之說萬一不虛則惟願速死早得他生若今生則無復望矣云云公不偶時命棄捐平生而繫心 君父一飯不忘每當慶節代人賀箋輒述其眷顧願祝之辭以寓左徒離騷之意及 宣廟禮陟以情居齊卒哭以前不爲食食自悼身遠不得與於哭班望 闕而朝夕臨之仍服三年方喪作怨歌行一篇自叙其蒼梧之思談者或意其過節而亦可見公之志行也乙卯丁父憂年己非致毀而一執文公禮不懈服闋

逾年遘疾不起戊午五月初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二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葬于佛甲山坤向之原配晋州金氏備嘗險艱一無違禮後公三十年而終生一男曰時萬有文綸之緒四女壻士人羅宗敬金蔓生員李昭高斗南時萬娶宣教郎林得智女生三男三女曰翊周翻周彙周女適鄭以周餘幼羅李無子金有三男二女曰一台一明一至女適南璵次適權道全高有一女適朴慶宗翊周娶羅遵緒女生二男四女翻周娶李塽女生一男一女鄭以周生一男一女皆幼公爲人篤實通明醇和古朴孝友之性不待勉強

奉承嚴君怡顏柔色家甚貧窶不乏滋味兄弟湛孫唯以四教相勉季承失學至於有室公以爲憂課誨甚嚴少有怠荒收以榎楚頼是刱業終成巨擘仲氏窮約困於飢寒公心軫傷衣服飲食常與之共且爲之經理俾遂生焉早失所恃痛不及致養每當祭祀極盡其誠敬其在鬼窟遇諱日猶不忍虛度賣枕供具薦而祝之曰合家淪胥旅寓絕國坏土榛荊木主載溺瞻望天涯草木嗚咽雖在倉卒顛沛之際其至情深愛可見矣拘囚異域再經冬夏忠孝一心炯炯不懈悲號痛傷愈久愈篤其形於言發於文字者

無非恩親戀君之誠復雠雪恥之義憂憤激烈感發他人同縶者莫不爲之灑泣異類獸心亦知欽服而嘖嘖焉卒與二兒全家歸國更被　君恩重拜親顏盖公之文猷才略有以辦此而亦其至誠之積能感動天人者然也家居數十年阨窮而不悶事親從兄之外無一事及於俗物訓誨子弟一以義方門庭之內常肅肅如也推之宗族鄉黨悃愊眞實無毫髮矯飾底意氣度寬緩粥粥若無能而當其論說義理辨別是非精微洞快無有遺蘊見後學惰慢無義者則痛加刻責不少饒假矣昏朝廢母后之疏爲賊臣豪擅

之餌公鄕九甚擧郡靡然公之宗黨門生賴公提命無一人詿誤染汚者有凶人附賊籍者持其書來謟公公據義直斥不復容接其人反慫史之禍幾不測適籍伏誅故事得已其樹立介確不爲夜惕者類如是公之文才得之天賦自幼少時已有作者手沈詞怫鬱浮藻聯翩旣而飽飫經史旁通百家雄深敏妙亹亹不竆下筆成篇滔滔若河决海翻人有求文字者對使立就不復點竄雖宏篇巨作渙若宿構未嘗屬草稿看書甚敏人未盡一兩行已翻書葉眞所謂十行俱下者也作字雖不取姸亦不草糊凡所纂集

皆手寫忘倦不日而已成卷矣四方學者登門盈座公以教誨爲己任日與之講說不輟南士之有名藝志業者多出於公之門焉每語學者曰小技非壯夫所爲不如沈潛經學希慕聖賢事業也晩年工夫專以實地爲務其於修辭隨手達意而已不爲雕飾藻繪以自珍焉由是日用酬應篇章多散佚不收雲堤錄數卷家人之所裒也巾車錄一冊亂離中所記也綱鑑會要左氏精華文選纂註若干卷皆以資擊蒙者此豈足以盡公之藴也哉嗚呼公之邃學奇才天固不爲虐生於世而遭時板蕩陷身坑坎精忠大義

能信於蠻夷之邦而若節丹心未白於薄俗之論生則身名自同於辱人没而文采不表於後世悲夫若竊讀公封事其辭感其志決其誠懇而至其計切而深實以文朱二子之事自矢於　君父之前苟非一節忠貞誓心天地則盖不敢若是其幾也夫二子之處乎變也自慷慨者言之不免爲降志辱身矣然卒致命遂志建功立名豈非所謂從容而自靖者耶惟公進不得陣後之呼而退不被燕市之僇則所處之變又有艱於二子者矣獨其萬里申章不愧襄陽之一舉黃冠返鄉幸遂丞相之素願則公之始終取義

其視二子何如耶而況啗氈之苦執志之堅至今匈奴驚服陵律愧死使者之回報 朝廷若彼其彰明則公之窮比於二子不其較然自信者乎篤論之士謂公眞得二子之心而蘇卿之節亦不多讓云者誠非過論也愚亦竊取金先生之意而爲之說曰如黃秋浦則所謂不辱君命者也如宋泉谷則所謂殺身成仁者也若公則屈迹於俘囚忍詢於讎賊圖吳措畫復楚籌略實有關於 國家薪膽之大計推此義也其功不在黃宋之下雖謂之獨辦其難可也豈容以生死而異其倫乎朱子曰三仁之行不同而同出於

至誠惻怛之意者庶幾近之矣噫天之命物各有其意使公罹此逆境立此奇節夫豈偶然也彼不知者妄欲以人力相勝抑揚之是非之蓋亦不待百年而定何必戚〻爲哉昔先君子宰是郡特禮遇公而命諸子受學焉舜擧自髫童卽登公門及冠戒賓而公命之三加焉朝夕請益於席間函丈者四年強矣是時斯文墜地異言喧豗而公尊慕正脉距闢詖邪此然爲南國士林之標的不易之見難奪之守於此益可敬信而其掩抑不伸坎壈沒世者亦終坐於此矣噫使之天假數年得見明時則其高文大節足以煥

猷範俗而不幸齎志而沒終未能少展其平生天乎人乎命矣夫命矣夫癸亥之初公議大行如公懿德合有表章之擧而負當世之望者莫爲之先後焉不佞爲是痛故與同學諸生共爲擧幡之圖具疏剋日將叫閽矣適値內訌而未果達焉繼有憂服甫闋而丁卯再難荏苒蹉遷同志淪徂事竟不成抑睢陽傳叙終必有待於昌黎耶中心慨然久不自釋竊不自揆其無似叅之古昔質諸師友乃敢次述記實文字要以就正於有道夫闡發幽潛培植節義實是仁人之當務則世之立言君子尚有以裁諒而發揮之也

睡隱集附錄

姜太初疏自賊中來感而成詩 幷叙　權石洲 韠

余與姜君太初初無一日之雅余嘗寓居珍原縣之水流村太初以公事入縣走書於余曰不見面則不通書非吾輩中事也旣而冒雨來訪留一夜詩酒之樂甚洽未幾太初被擄于賊莫知存沒者凡三年今太初自日本因華人之還者上疏于我主上其疏中有遠托異國昔人所悲之語余聞而甚悲作詩以見情焉太初名沆爲人聰明彊記爲文章下筆滔滔未嘗記草其兄懽死於非命太初

祭之以文曰黃粱人世百年草〻青史是非千載

昭昭讀此文則其人之所守可知詩曰

未盡新知樂居然怨各天鍾儀雖在晉王蠋不降燕

節爲看羊落書纔賴鴈傳相思千里夢迢遞海雲邊

贈睡隱姜太初　　趙玄洲 纘韓

佛甲之峯方丈孫拱鎮朱維南儵門淑氣扶輿聚未

洩上受老人星光呑不于芝蘭不珠玉間出異人相追

逐於斯爲盛古莫侔聚奎祥符皇漢休高峯崙奇齊

峯高石松川是河西流龍歸鳳逝白雲鄉我佩之韋

誰與游無人南國帝悲傷更遣夫子繼翱翔馬前行

者誦太初學語小兒知姓姜悲風北寺罷吹篪閉門
讀書辭名韁聰明管輅早瑞世腹吞五車寧芥蔕嘿
貫天人笑拙庖一朝十二猶善刀天門射策摘頷髭
白穿楊葉知由基屠龍手捧萬壽觴繡衣春晝晝闌
香強顏趦趄百寮間天不欲治非才難青雲路在白
眼中黑貂裘弊愁萍蓬不若還家貧亦好仰父俯子
歡融〻寧知鯨鬣掣扶桑齊城七十歸滄茫五廟香
火委腥塵三京積骨撐秋旻全湖大地八壑糟投山
赴海無由逃公時提挈載一葉海若掩抑陽侯泣賊
艘嗷嘈集若蝟公不變色鴻毛視公家之禍至于此

天地鬼神寧復恃斯須鶴髮隔死生人子此時何許
情公三赴水賊三止愷悌方知所勞矣中丞之膝呆
御舌義形于辭刃難血環公羅拜服公義義士義士
無覆士終知誠孝格蠻夷夷王語夷中國之有誰麦
侵姜大夫敢有違吾吾且誅溫如栗如不緇折淚襟
唯餘漢日月西山尚恥聖周粟有口忍飽謳夷食只
緣徒死死非節無益身名就埋沒公非強活天強活
天遣胡僧送公出烏頭白處白鴈聲夜渡河時鷄亦
鳴層濤萬里一帶風誰謂宋遠朝未崇黃河果與銀
潢接舟楫如今似竹葉信是人間化鶴仙何如海上

看羊翁當時茂陵松栢哀八兮誰號頭髮皚豈若公誠感應速未十九年還故國宮中無恙舊雲門堂上何曾移几席無閒落日影翩翩翩杖東臨大江哭翩翩行子何所至父曰來兮嗟汝子父撫子背子扶伏涕隨言零聲抑塞墻頭飲泣會鄉里共道古今無是事公之誠意鬼神悲公之忠孝天地知公之生還豈偶爾天地鬼神還可恃斑衣更秉夜闌燭今夕悲歡夢中迹雖云經亂百口存遂爲如初共安樂袖中神策獻君王藥物甘旨來還嘗我家子南久離索未識其面薰其德綏陽燃薰一見之猶若河漢而無極四十九年忽悲咤既聞公言兮死可向

來憂患若相仍彼此魚鴈知難憑近聞出司嶺南庠
道其不行宜徊徨北方之人錯是非驊騮背服鹽車
箱窮陰催暮天正寒極目千里氷成粱饕風虐雪縱
騰蹂羲和股栗金烏忙間關桑者十里間執子之手
期相將雖然天道自北行人言未易居南疆人之訛
言可成虎願就夫子問行藏北有羆兮南有龍龍可
畏兮羆焉當信知夫子我所師夫子不言吾何之荒
詞裁罷山月黑出門欲往忘南北

古意贈睡隱　任鳴皐 鎖

皎皎在空谷白駒歌正悲無媒逢　聖主失意戀明

時顧我抱幽想知君懷者辭芳蘭朝暮歇采采恐愆期

又五首

鳴鴈雲中來嗈〻鳴且悲足繫一帛書爲問何者辭言是蘇子卿今在大澤陲丹衷久未白欲贈美人知長安邈千里下有挾彈兒常恐羽翼摧芳緘中道遺寸縷不足惜所感諒甚茲上林倘不報忠款誰明之

君莫貴楚璞卞和已刖足君莫賤燕石宋人亦藏櫝所寶互相易爲君長太息世路少具眼不須笑其惑售價各有時豈論玉與石　文華識可珍詩藻特奇妙錯落衆星中明月開光耀江淹感彩錦子

雲吞鳳鳥從來有神授不然能者少爾倘恣探歷萬
象窮攬搜下視南面樂眇然秋毫少男兒一大事到
此方盡了　蟠龍之寶鑑乃是爐中出金波四騰
發悅如瑤臺月始自燕趙市流傳入秦關皎皎照肝
膽宮娃爲歎息倘非瑩磨工清光爲誰發　玉馬
如流星翩翩凌九區超然獨出羣世路何崎嶇伯樂
少剪拂紛紛駘與駑金河有清瀣玉山有豐芻回顧
閶闔門去去且長徂五色雲滿身蘭筋亦未渝倘遇
穆天子猶能騁長途

論姜太初與月沙書　沙溪

前佐郎姜沆丁酉被擄於倭賊及其出來之後常以能文有才氣見棄於時爲愛惜而猶未知賊中行身與所爲向年回答使之來倭人等莫不稱贊其節義至比於蘇武文天祥曰文山陷賊三年不下樓沆之執節堅固則過之云云犬羊之無識猶且見服而我國人心偏私各親其所親不知節義之褒揚極可痛也黃恩叔宋德求金誠一與倂稱美於賊口見錄於回答使聞見事件恩叔德求則朝廷與國人皆知其當行不必更褒姜獨不與奬勸之舉若有罪者然棄

而不收豈非朝廷之大欠乎西銓雖無當職豈無可擬之處竭人之善非僕所預也若數子節義中心激發不能裁抑聊且縷縷

回答使聞見事件（上使呂祐吉所記曰東槎錄 副使慶暹所記曰海槎錄）

東槎錄（錄中備載看羊事實云而佚於丙子兵火不得收入）

海槎錄略曰倭人言姜沆作俘四載不毁形體不變衣冠靜處一室只以看書綴字爲事未嘗與倭人相對啓齒倭人貴而敬之遠近傳爲美談盖日本爲國尊尚用武不知人倫而至見節義之事則莫不感歎而稱之亦可見天理本然性之也已

祭文　林觀海 檜

萬曆戊午秋冬之交嶺外遷客友人林檜聞斯文姜太初之歿於道路將信而疑以爲太初稟天地精英之氣其生於此世天必有所爲而生無所爲而死似非天之意故終不以太初爲死逮是年十二月有鄕書來報則太初之死信矣天地精英之氣卷而歸矣天之有意於世卒難恃矣遂哭而慟之乃書而爲文以己未七月初三日致之于鄕居從孫林崙以鷄絮薄具俾奠于吾亾友太初之靈曰嗚呼好惡者人之所必同也而有好善而惡惡者好惡而惡善者則人

之性異也非人之本性有異也利祿鑠其外而貪慾煎其內也正直醇粹之自立貪愚險狠之縱恣其所好不同故取舍亦異天下善者少而惡者多故正直醇粹者則爲人所惡而貪慾險狠者乃爲人所好惡之也則排陷擯抑而使不得容遂好之也則奬歸振拂而引之於世途朱輪華盖光彩眩人閭里慕之道路榮之接跡而旁午者以類聚焉嗚呼善人之生世其亦厄矣往在丙戌丁亥之間湖南士類一時盛會爲一國英俊之域於是太初以弱冠之年況觀傳識種學績文矯〃牛耳於吾儕矣及其世綱横如蕈流

星散太初之家亦罹酷禍而太初孝悌之行因之益著矣忽忽數十年間吾流漂西海無意還鄉而太初亦渾舍被掠牧羝日本盖其忠義之節爲黑齒所服華人所嘆而及其全節而歸出力而排之者誰歟巧舌而毁之者誰歟嗚呼太初之生世初不偶然文章冠當代若將以賁飾王猷矣才局脫凡流若將以幹我世務矣孝悌出古道若將以感化衆人矣而文只爲一家之言才不得少施於世薰其德而善良者亦無幾人壽止於五十官止於郎寮則天之生此人何意窮此人何意不令壽此人亦何意非天之無意於

此人乃無意於此世也嗚呼自吾竄謫以來太初蓋
一致書以報而身丁內艱諸李同廬吾未有以書弔
而居然數載矣誠不意太初亟厭世之溷濁也百年
知己永相遺矣千古文章孰與論矣太初有弟以續
其文有子以繼其善則自餘悠悠可瞑目矣排之毀
之終始窮之者可一笑於地下足矣惟白髮之故人
望天涯而緘辭昔山川而猶阻今九泉而何知頑平
生之心肝常洞照而無疑庶厥誠之可徹想精靈之
在茲寓雞絮於千里聊以舒夫余悲但先後於大鈞
幾會合之有期嗚呼哀哉尚饗

又　金去非 梓地

天門廣莫雲氣高據瓊樓幾重玉人何居三年此謫消息永絕豈其無情魂去遠別海風蕭蕭海雨霏霏杳冥昏黑夢見亦稀甲山之原墳草已宿遠心無限流涙如昨鬼志不良人命喜乖自古奇材奇事不偕逢此而總非今獨然結而不釋猶望彼天嘻嘻吾兒多藝何尤犬羊嘉義我人爲仇金石可通同胞異情幽鬱蕭索至于無生天地之遠天地之穿明月照耀奈瞽無覩曇華爛熳妬風搖落顯顯異質遄歸爲知神理忽漠人世側危主張戲劇久而不變身事重苦

無所眷戀汗漫之外早晚相見上下萬里出入無極翺翔赫戲逍遙遼廓河女奏樂星君命酒醉後命駕觀覽迥宇飛廉掃濁震電威邪辰宿精朗日月光華廣張雲錦寫兄文章淋漓放縱滌我愁腸向來成説玆願而止天涯送奠寄語不死滔□悠悠壠前有水

又　吳得源 希道

嗚呼先生何遽至於此也嗚呼先生其終止於是耶嗚呼吾南之於我東猶中國之鄒魯也振鞅藝苑主盟儒林者蓋嘗接蹤而作矣不幸數十年來凋喪殆盡以節行文章鳴於世者獨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至

此後生安仰嗚呼先生遭世不淑羈囚異域迫脇僇辱八日恐飢而氣不坐白刃枝頸而心不怵南冠四年漢節猶完犬羊之類尚知敬重而世之好議論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使其身不得容於世先生之於文汪洋演瀁海涵山藏六藝之奧諸子之富及其星經地誌之秘組麗篆刻之奇旁搜獨得迎刃纏解而排擯斥遠蔽幽荒野使其才不見用於時世之悲先生之不遇者以此而知先生之所養者亦以此然而其能知而悲之者又幾何人哉吾見人之遒文麗藻者人必欽艷慕悅而今人之於先生疾惡之詬厲之吾

聞人之修善行義者天必保佑培植而今天之於先生厄窮之夭極之人固不足道天何爲而至於斯也顧此無狀早失父兄之教出入游學於先生之門垂十數年矣我執弟子之禮而先生遇之以友有師生之義而兼知己之歡豈嘗欲一日相離而世故迫人離絶經時猶幸先生未衰我年尚少庶幾晚景從游益聞其所不聞孰謂今日奄一逝而莫能追也嗚呼世之棄先生太甚而先生之才不得有裨於世先生之棄斯世太早而我輩之薰德未終吾安得不爲先生慟而爲吾私哭也我言有限而我情無涯先生其

能聽有限之言而識無涯之情耶嗚呼哀哉

輓詩　　吳子英 挺南

雲錦三千丈文章帝杼機吟哦成節奏咳唾見珠璣
棠棣曾聯蕚騷壇早整䭾青燕鳴寶匣黃鵠刷金衣
抵鵲投荊璧懸黎碎夜輝鸛鴒空血淚彩雉葆鮮翬
鼓角喧青海鑾輿下絳闈枌楡尚龍虎父老覩旌旗
鶴禁風雲會鵬霄羽翰飛不天箴白筆秋閣闢黃扉
故里班衣合湖城殺氣霏樓船遭迫脇虎穴受纏羈
雪月蕪支窖氈毛屬國饑一封通漢闕萬里俠皇威
宇宙孤忠炳嵩丘大節巍華元辭絕國袁盎脫重圍

異域三年客孤臣八尺頎拜瞻親衮冕光彩遍郊圻
荷渥人殊忌全生俗所悲純鉤求蟻鼻斥鷃助鳩議
苦守幽貞室端期窈窕妃林泉飽淡泊閶闔夢依俙
吾黨推宗匠斯文聽發揮工程籠述作事業闡精微
妙語穿天巧高詞妬日暉食貧貪簡帙衣弊謝輕肥
危世知言遜羣嚚任腹誹善人朝露盡良友曉星稀
就化游玄圃修文入紫微人間旌婦烈地下續琴徽
雨聲松篁折天霜芝蕙腓感年俱跌宕末路共嶔崎
獨抱山樑恨偏傷雞黍違百年真寄耳萬事信無幾
慟哭傾綿酒悲風動繐幃蘇仙今夕別遼鶴幾時歸

又　　陳汝郁 景文

雲梭織送鸞絲錦湖海太初斯待之魯岱齊淄未分
氣秦松漢栢不移姿忠知虜塞看羊日才見龍門撰
史時萬古湖南一長慟幾人揮涕誄哀詞

又　　鄭畸菴 弘溟

風塵夷險老微官湖海沉冥鬢已殘人物眇然優士
望聲名籍甚動騷壇由來薄相輕軒冕自是多才抱
苦酸瘤戒一篇心事在百年留與子雲看

又　　李文績 琛

長庚昴宿降精輝餘事文章更發揮道學貫天誰後

識忠誠炳日命多違三年海上看羊苦一夢人間化
鶴歸梁折山頹欲安放朔雲寒雪共霏霏

又　　羅應瑞 海臥

格者論之曰天應殺善人先生遽如許此說豈非眞
漠漠元無信蒼蒼果不仁呼穹〻轉邈血淚自盈巾

又　　柳起之 興世

萬里鯨波萬死還退身林壑百年閒平生節義今如
許小子將安仰泰山

知舊門人挽祭詩文甚夥而今無存者僅得如干篇以付焉

改葬挽 庚子冬改窆于博山巽向之原

門人 工曹正郎 通訓大夫 尹舜擧 謹

恭惟睡隱老先生八代之文四海聲黼黻明章今屈子雲霜標節古蘇卿精忠異域猶知慕篤敬蠻邦儘可行不奈道高而命薄任教身困也心亨

四載看羊明大義聯封繫鴈著深誠鶴歸遼郭人民是鯉對鄹庭脊令幷 紫極龍光偏照燭玄關豹虎任縱橫蕉原試象憂何亂學海登鱣樂莫京永懷函丈從容地豈忘尋常瘱德情一痛向來行路險終悲不得見河清嗚呼逝日仍長夜遲莫他年是

太平有翼百齡能改竄無從千里滌交纓

又 次愍歌行韻 　　坡平後人尹宣舉 吉甫

陲尊先生靜湖湄死孝五十居屛楣祥琴忉忉就窆穸士林非慟而誰爲從庚子歲緬禮舉虞歌相紼求親知是時看半錄新出爭識大節奇乎奇天然異質蔚然學幼服詩禮窮義姬通亭之義淑齋業一種風氣醇儒姿艱危射策 少海傍遂得載筆趨 鳳閣朝廷方錮黨人禁一時火色如貂璫女無美惡皆見妬八宮肯自誇新粧奇才獨被華袞褒美人好我芙蓉裳牛溪大老吾師乎晦木深山猶耿光樞衣一登

龍門上許以斐然成文章執戟下位亦何傷嚴君無
恙在高堂獨恨辛卯年間事獄中上書悲鄒陽楚氛
東南風再扇分曹纂檄蒼黃見運糧點兵巡海甸賊
勢奔突如驚雹舉族相失咫尺間係累魚肉頃刻變
弟兄妻孥載一舸帆指絕域飛如箭淪亡奈此君臣
義生死難堪父子戀誓心天地不顧計按劍中宵血
被面將身可蹈白刃前渡海實難爲鐵船如何一日
苟偸生寄命虎口濡腥涎入水不溺餓不死此豈天
耶無非天君子平生素行衷忠臣萬折長輸涓不見
歲寒後松栢誰分鑑空中媸妍古來死易立孤難從

容慷慨元相懸況將三封瀝血疏滄波萬里遥能傳
畢竟身名得兩全盡室同舟歸日邊萬死重對老父
顔孤忠獨爲　君王憐若非至誠動彼天縱有神筭
焉能然噫我貿封號禮義猶在海隅爲邦偏適値千
古大變亂東征幸賴　皇靈宣竟使三韓不作羌亦
見中國完金甌莫非吾　王感帝力以言臣節其誰
優東槎使者自日本歸奏一錄變中修醜類猶知尚
節義泉谷秋浦稱爲尤忠深北海一節持志堅燕獄
三年幽姜郎中寂不可尚皜皜江漢如淸秋貞心可
以服犬羊大義未易言俗流上林空留白鴈札南鄉

好作黃冠遊況冥江海送日月栗置空山行布襪在我先生何憾焉獨抱巾車三擊節非徒忠義貫日星至計後圖何其密我謂文烈趙重峯逈覩未然如神出又有忠武李統制手遏賊艘來如櫛二公今古茅一功昭若青天上白日曲江賜祭可張壽睢陽記美宜柳厚看茲終始賊中事亦自重譯傳黃耇壯節曾不滅二公奇勳又可徵悠久已令狡虜在吾目終使妖狐失所守征囂指畫盖不翅沼吴籌謀在這裏復讎應在九世後始信仁功由不死乾坤此㠯可常哭我身亦嘗兵塵落強國重回四十載沁州事慘南涌

側家國同亾萬世聦顒一灑之嗟無力吾先子友淸陰翁賴此綱常存一脉淸陰風似先生風小子服膺于心中千載風雲 聖人作周文赫業期吾東虛名不敢禮三接榮祿初非輕萬鍾奈何天意不祚宋一夕龍馭昇雲空堂堂興復此一舉已矣如今萬事去常情反欲學維翰義氣誰肯爲朱亭諸葛空賸永安宮鮑焦恨不投河渚短技無用黔州驢偸食還同太倉鼠生平莫報 聖主恩秪今孤負吾 當宁先生心事感余懷怨歌行行垂淚處心香一辮空自炷欲和遺篇如墮霧彿甲山下四尺封永世風聲從此樹

又 前兵曹佐郎 吳以翼 子舒

天出奇才天殺之西江難洗古今悲文章浩浩滄溟寥節義堂堂夷夏知黃媼豈能埋壯氣玄堂忽復改靈基先君當日陪遊久往事追惟涕自垂

又 門人生員 金瑱 美仲

忠孝雙全古亦難唯公遭變獨能完殊邦久縶悲飧雪故國重還詠采蘭從此天心疑有悔向來時論太無端世人要識先生事須取看羊錄裏看

又 門人柳興世 起之

門生今白首再作挽公詩慟念猶前日襄期又此時

大忠元已著公論尚何遲事業遺編在還應後世知

又　族孫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弼周大老

義烈堂堂姜睡隱文山之偶少章前盛名那免當時妬公論應須後世憐書達上林心已白鶴歸華表節仍全玄窩更向新阡卜一慟還如戊午年

朴仲久長遠答尹魯直舜擧書

長遠必也得喬山怨一大篇於東詩古紙中云是姜睡隱所作讀其詩想見其人每一唱三嘆未嘗不哀其志而恨其全稿之不傳於世也忽承來札惠以睡隱集三冊看羊錄一冊而又責之以尚節闡幽仁者之當務一喜一愧蓋喜其獲遂平昔之願而愧其無以塞吾丈之厚望也噫僕豈其人哉僕豈其人哉旣敬受而覽觀則其中怨歌行云者乃喬山怨之改題者也幸諦吾丈之於睡隱公實同侯芭之守子雲而非特出於師資之好其於敦尚節義揭示來世用志

於剞劂之役也至矣其所錄石洲五字律中鍾儀雖在晉王蠋不降燕十字一句足以盡公之心迹而其他諸公序引之作有資於不朽之業也不亦盛乎奚以僕之一言爲哉抑僕有所不容嘿焉者吾先祖與睡隱公同年及第寔監國駐完時所取士也伊時亂中亦倣曲江故事新有會合之樂先祖遺稿中有酬唱之什而今觀此集亦有簡寄一絕句奉玩再三實有人代之感爲之潸然以悲葉其分註以先祖佐東京錄之必是先祖以少尹分司開京時也東字疑失照勘此則庶或爲刊誤之一助耶旣感重惠聊倂仰報耳

祭墓文 通政大夫靈光郡守 洪錫箕 元九

晉陽有人天下之士文如翻水誰敵倚馬之才氣欲爭秋早知舍熊之恥先生門下學旣魚游丁酉年中義不鳥竄身投豺虎俘盡室於一時忠感鯨鯢返孤舟於萬里宜臻齒之敬重秖赤心於始終樓上三年文山不死澤中一節子卿猶全惟神明之所知況天日之獨照何懟王蠋之不屈可與少章而同歸瀝血之疏初傳 宣廟動色歸正之檄尚在志士沾襟嗚呼天豈虛生乃反陷於異域虜亦誠服何不容於本朝賀中壯圖縱無虎穴世間行路奚啻鯨波昔聞其

名常感慨而扼腕今來玆土更激昂而撫膺過門閭而起欽徒悲重壞瞻壠墓而掩淚敢奠一盃

祠宇上樑文

同人

夫士許身以死生而爲誓惟忠與信在蠻貊而可行苟非學有工夫鮮不撓於顛沛睡隱先生眞淳厥性剛大其心竊一遷於儒門私淑己早綿千里於學海文藝又全如得展才則雲霄高步不幸遭難而零落孤臣位下身微文丞相之大節神扶鬼護朱少章之生歸鯨鯢亦感於至誠犬羊曾服其高義三年絕域傳檄泣鼇傀之徒萬里滄溟飛章驚 聖明之覽孤

舟利涉縱免虎口之危直道難容亦多羊腸之險平生志氣毋岳逾高浮世是非龍溪自咽與其顯乎一世而泯乎千秋曷若屈於當時而伸於後代風聲起湖南之士忠憤警天下之人奠祭無祠新堂有灰燼之嘆精靈可妥故宅迄香火之基遥惜古苔應經杖屨臺悲寒月芓照琴樽地取湖山豈非生前之趣材須松栢爲是寒後之知况復孤峯八詹看骨格之峻爽一水奔海想文章之波瀾今日經營新制增於舊制 盛朝褒贈銀臺煥於夜臺日本陋兇猶建祠而競慕雲堤故業宜與廟而重光余嘗撫膺壯心徒激

世雖多口公議誰沮曷爾郢斤聽我已唱拋樑東
山依舊碧叢叢行人指點先生墓忠節何曾掩地中
拋樑西三角崔嵬氣象齊况是朝宗千古志至今流
恨有寒溪拋樑南石如人立與天參壯哉不拔巍然
惟有先生也不慙拋樑北一脉箕川流不息魂猶
海外未歸情德嶺蒼蒼隔故國拋樑上風捲浮勢
雲天宇朗靑丘日月欲爭光氣若龍泉橫萬丈拋樑
下幾人能識先生者先生不見憶先生勉爾靑襟勤
日夜伏願上樑之後一堂纔屹多士皆興聰馬牛之
襟裾學無墻面知魚熊之取舍義在人心共戴于天

若同憤於復楚設處其地宜自勉於思齊爭奔波於一時章甫遠近永食報於百世俎豆春秋薦岳雖崩絃歌不絕龍崗自在棟宇俱存

崇禎後五戊辰季春寶城金華齋重刊

睡隱集卷之四終

任員錄

都有司 姜禮會

副有司 姜文會

校正 姜日會

姜永滿

監印 姜赫秀

姜翊秀

看檢 姜弼秀

姜蘭秀

書記 姜鳳秀

姜龍會

姜舜會

原

重刊跋

噫日月星雲惟天之章而與天偕壽河海江漢惟地之紀而與地攸久若夫道學節義卽君子人之經也而其人雖沒擧而永傳者亶由乎形以言成以書播誦稔慕之不已則其文之於其人亦與天章地紀所可同日語者矣吾先祖睡隱公學問忠節昭載於 宣廟朝國乘已殫於諸先生讚許其在不肖敢復稱道若棄此睡隱集四卷當時門人童土尹先生之爲著師道所辦剞劂者而歷年寖遠版畫盡爛不得復印子姓之無似寧無外識不

肖是懼是悚白首殘齡十年經紀今訖梓役此非欲夸耀於人祇恐斯文之愈久而愈泯也至於褒典之未蒙尤爲子姓寥替之恥而或時有早晚而然歟噫嘻伊後昆仍中追襲今日之志者間繼出之則庶使斯文壽傳永裕獨所謂與天章地紀同日語者俾至不誣云

崇禎後五戊辰孟夏　呂不肖後孫日會謹識

附跋

余聞昔人有三不朽之語而即立德立功立言之謂也吾先世德業相繼簪組蟬聯著載於國乘野史者如適亭公之拔起也戴愍公之繼述也文良公之剛明也俱是立斯立官稱德而暨于
宣廟名臣睡隱公學問節義承染流芳而位雖不顯敬考遺集則寔爲三不朽之一耳公得牛溪先生嫡傳之學傳鉢於童土尹先生是集也本出於尹先生之慕工剞劂而播在遠近至今皷誦信之以立言則爲我子姪寶惜之資不翅若滄珠崑玉

但曩遭不辰鯨海涉險之艱鬼窖齧羊之苦事々數百載上而覯諸遺文如隔一晨追慕之至不覺潸然後昆孱寠尚未蒙褒典實攸抑鬱重之以舊板蠹缺不得復印瞿々無比何幸族丈日會氏偏切慕先之忱白首赤奉之京之鄉幾許年才竣重刊役公之徽蹟復顯於世吁亦尚矣 一閱斯文惕然若陪其容儀僾然若聞其謦咳羹墻過墓之思無有窮已更使昆仍傳襲是志則公之立言垂亘而不朽也夫

十代孫蘭秀謹識